



# 夏蟲篇

果庵

## 蚊

五月蚊蟲漸多，於是我不得好睡了。

於一般整人吮血的蟲中，我褊狹的獨討厭蚊。黃蜂能整，但那是出於自衛，又採取豪爽且公開的方式，蠍子雖醜惡，其整人動機固亦不出於吮吸，況江南遂無此物，夜眠安枕不少。蚊之吸血，純然爲了自私，把別人的身體，作自己營養的源泉，而更會寄以瘧疾的病菌，使我們展轉於高熱昏墜之中，這傢伙的存在，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意義。

然尤可煩惡者還是他的聲音，這是一種尖銳而沒有悅耳之音色的聲音，我不等被他叮得發癢，只要有一個蚊蟲在帳子裏飛，就絕對不會睡穩了。於是立即捻亮了燈來捉，白己總盤算着一掌可以把他擊斃的，用了很大力氣；結果他却遠颺了，那麼小的身體，使人一時找不到隱避所在，滅了燈睡吧，尖銳的嗡嗡聲又到枕邊了，再亮燈，再捉，這麼煩擾下去，誰不要恨呢！我因之就想到種種，是不是人也有像這樣的呢？大約總有

的，意象一時綜合不起來，不能具體描出就是了。

說是「蠅必立死」之類的藥水可以有特效的，從先在北方時，就已覺每年夏天買來噴噴了，北方所苦的是白蛉，較小而吮血尤甚，普通蚊帳牠可以鑽出鑽入，只有藥水特別怕，有時在電燈光四周飛騰着許多，孩子們用噴霧器噴射上去，造成一團濛濛的藥霧，可憐的小東西就翻筋斗倒落下來，在孩子是一種喜悅，在我毋甯說一種殘酷與輕微的惆悵，像小林氏的俳句所云，「蒼蠅也搓他的手和脚呢！」讀了幾天書的人，大約都有這麼一個不必要的感觸吧？但是到南方我對蚊子却喪失敬意了，雖然被瓦斯般的藥水殺死也一點不顧惜，我感覺蘇州人的沈三白沒有道理，爲什麼會靜得把蚊蟲關在帳裏，薰着煙看「青雲白鶴」呢？蚊蟲殊不美麗，南方的蚊蟲多是黑色，更爲兇惡，像沈君那樣有趣的人，想不應如此，若以我的推測，恐怕是對蚊蟲想不出解決的辦法，所以以此自解乎？如此云云，沈君就比我強得多了。

拍死一只吃了自己的血的蚊蟲，弄得滿掌鮮血淋漓，那時又是恨又愛惜，這事似乎可以代表某種情感，然而吃飽了的蚊

蟲所以被處死者，仍得歸咎於吃得太多飛不動的緣故：這就又轉成一種教訓，似於隨感的文體相去太遠，不去管他。我的感覺蚊，臭蟲，跳蚤三物叮人的苦痛，蚊第一，蚤次之，臭蟲又次之，蚊蟲叮了以後，絕不是搔癢下可了，我常看見南京小兒遍身紅點紅斑，那都是蚊蟲的成績，對着這些可憐孩子不知說什麼好，想他一夜不睡是必定的了，王漁洋「再過露筋祠」詩作得那麼神韻悠然。「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何等風華美妙，但露筋祠中翠羽明璫的美人，却是因為不肯在路中隨便偕人同宿而被蚊蟲吃得露出筋來的女子，其可憐當又在南京小學生之上，而蚊蟲之可惡可厭，又得一證了。

## 蛙

對於蛙的印象，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

這幾天天下着黃梅雨，自然是青草池塘處處蛙了。若是在黃昏獨坐，有好的庭院，譬如說，有柳樹與薔薇，竹籬外即是菜圃，也沒有遮蔽遠處燈火的高樓，而汽車聲亦在一英里外，那就是很理想的聽蛙所在了，我倒不大喜歡池塘也是自己的，關在大門裏，還是讓遠方傳來一陣響亮的「閣閣」之聲罷，南方蛙聲與北地有清濁之別，北方重濁得多。以上可以說是對蛙的印象。然若像我現在所住的地方，出門有大餅油條攤之油薰氣，有貼着牛屎之圍垣，有流着污惡的沫子和菜葉子之小河，入內有鷄糞，有發霉的老屋，湫隘而骯髒，那還以不聽見蛙聲為好，蓋到底可以減少心思的躁悶耳。

我嘗於幼年入學的中途中看見鄉人殺蛙，那鄉村極美麗，

有小河環在四周，且點綴着蘆葦荷花與桔槔。殺蛙者就在村頭的橋上，幾條漢子圍在一起，把盛在網袋裏的許多蛙拿出來，一下子砍掉後腿部，肚子裏的器官帶着血泛出來，他們將他丟到河水裏去，一片紅色血花浮起，蛙的性命便完了，我剛剛看了一只受刑，立即扭轉了騎在驢背上的頭，想起父親常常給我買着吃的「田鷄腿」，幾乎要嘔出來。為什麼人們一定要吃到這樣渺小的東西身上呢？而且一到要吃的時候，就不叫青蛙而呼為田雞了，似乎既是雞，就可殺，聽說種稻的田，因為有水，蛙特別多，鄉人們也吃得格外努力，姑不必管蛙是益蟲還是害蟲，總之，牠的存在不是像豬羊等物，專是以被宰割為最後歸宿則可知，故一想到此事，即刻有不好的印像在眼前。

兒時同學們又喜歡拿犀利的鐵針去戳青蛙，那是把針縛在長竿上，立在池塘的叢草中靜待蛙的出水，看準屁股，馬上刺去，真是驚險殘忍極了，這時呱的一聲，其他的蛙聽了一齊撲通撲通跳下水，戳到蛙的孩子很得意的把他裝在網袋裏回去，我是胆小懦弱的人，始終不敢一試，也不願看別人試。

癩蝦蟆當是蛙之變種，與蛙相比大有鄉下蓬頭垢面鬪女人與都市流線型女子之觀，在南京似較少，若北方則甚多。他的眼叫聲極似咬牙，我鄉俗云此物一咬牙，就象徵要下雨。他的眼上有兩只瘤，可以取出一種毒汁，即中藥中之「蟾酥」，據說是可以消毒的，若然，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了。月裏「蟾蜍」，不知究竟作何狀，我下意識的以為就是這東西。蛙是只會鳴的，「哇噠哇噠」，所以叫做「蛙」既沒有什麼實力，那麼，唯有聽憑人家在屁股上刺了。

螢

螢似乎給人較好的意象。

第一因為他有光，於是古人囊了他，在照着夜讀了，這個教訓，只能使孩子多捉幾只螢放在玻璃瓶裏，而未嘗引起夜讀的興致。恰如臥冰求鯉，亦不過惹起孩子們在冰上多一種淘氣的方法而已。古人所說的腐艸爲螢，尙未獲得生物的根據，但總是在陰濕之地多，「腐」字却也說得有味。若讓我欣賞螢火，一定得在古老的住宅與院落，深沈而寂靜，甯使人心裏有鬼物之思，而不可過於明朗，此感覺恰如白天與月夜不宜點百支光的電燈，似多此一舉也。唐人詩云：「輕羅小扇撲流螢」，是什麼情趣呢？有抽水馬桶的洋樓當然不對，燈紅酒綠的筵宴

更不對，一種東西有一種配合的方法，螢雖很微細，也勉強不來，這是無可如何的。

流螢也只二三點飛去飛來儘够了，像隋煬帝那麼，把幾斗螢放在半山上，看熱鬧，真是暴發戶式敗家子的作風，不過給詩人當作材料罷了。即使撲，也不定要撲得着，撲得了，更不一定囊起來或放在瓶子裏研究牠怎樣發光。小兒常常捉着又放了，雖近於殘忍，却也有些意思。我在北京住時，一宅甚大，晚間流螢去來，孩子比賽誰捉得多，但是到第二天早晨一看瓶中的螢，不但沒光，而且死了，失望的了不得，喜歡把別人的東西弄到自己手裏來的人物，在中國很不少，大抵都可以說是囊螢求光之徒罷？

六月十日於語冰齋

鳴謝

楊光杰大醫師

余日前患肩臂疼痛數日夜未能安寐曾延數醫診治未見效果後經期百兄介紹敦請 楊大醫師施治服藥未及一週病竟霍然 楊大醫師對於內外各科無不擅長貧病亦不計較愈後無以爲報特書片言以告京中同病

楊大醫師診所

建鄴路鴿子橋竹竿里九號

門診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三時至六時  
出診 下午六時至九時 急診隨請隨到

華 洪 熙 敬 佈